想像力和信心

楊乃藩

今年是美國開國二百周年紀念，福特總統於一月二日發表宣佈一九七六年為美國二百周年紀念年，並要每一個美國男、女及兒童，回顧「那些道留給我們現在所享有之遺產的人的歷史事蹟，以及那些幫助成立我們憲法政府之人的豐富想像力」，他很誇耀的說：「在兩百年以後的豐富想像力達到宇宙的極限。」他又說：「我們的祖先所面臨的挑戰，不但是在他們的身體能力上，而且是他們對未來的信心。」

福特總統把過去二百年中美國之所以如此輝煌的成就，國力的雄飛世界，工業的蓬勃發展，科技的日進無疆，都歸功於開國先賢們的豐富的想像力和對未來的信心，可以說是非常中肯的。在短短二百年中，美國從一片洪荒，只有一些原始的印第安族的蹤跡的處女地，一躍成為今天最富強的國家，而與美國具有同樣或相似天然條件的南北美其他國家，却瞠乎其後，而世界上更的國家，或歷史悠久，只在「豐富的想像力」和「對未來的信心」這一點。

想像力和信心可說是一件事成功的兩個步驟。

想像力是對於未來的美好的憧憬，而信心則是對於憧憬中的事物，務必使之達到目的的極意念。再憑這意念，尋求實徵的手段。單有想像力而無實現的信心，則僅為空中樓閣。譬如我們的封神榜小說，其想像力可說是豐富了，但止於怪力亂神，只能作為談助。單有信心而缺乏想像力，則抱殘守闕，故步自封，也無進步之可言。

想像力不是幻想，信心也決不是盲目的追求，必須有真知灼見與鍥而不捨的毅力，想像力和信心，才能開出燦爛的花朵，而不至落空。

在十七世紀初期，由於英國國內宗教和政治爭執，許多人移民赴美，他們離鄉背井，前往新大陸，並不是為了謀生，他們離鄉背井，前往新貴徵信念，爭取自由。據統計，在一六四五年前即有一百三十五名大學畢業生來自英國，當時英國只有牛津、劍橋二所大學，學生人數極少。這百餘人都是精華而非糟粕。憑著他們的眞知灼見，運用豐富的想像力，和對未來的信心，乃創建了近代第一次成功的共和國，制定了第一部成文憲法的對象。

把這種想像力和信心用於科技以及日常生活與娛樂等方面，於是美國乃有電燈、汽車、飛機、原子彈、電腦、裝配線、登陸月球、信用卡、超級市場、速簡餐廳、摩天樓、卡通、狄斯耐樂園等的發明。使其文化輝煌燦爛，永無止境。

我們雖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，却有老大停滯之感。我們所需要的，正是這種豐富的想像力和對於未來的信心。

中國哲學之學悅樂精神

吳經熊著　朱來義譯

中國哲學有三大主流，就是儒家、道家和釋家，而釋家尤以禪宗為最重要。這三大主流，全都洋溢着悅樂的精神。雖然其所樂各有不同，可是它們一貫的精神，却不外「悅樂」兩字。一般說來，儒家的悅樂導源於好學、行仁和人羣的和諧；道家的悅樂在於逍遙自在、無拘無碍；禪宗的悅樂則寄託在明心見性、求得本來面目而達到入世、出世的和諧。由此可見，和諧實在是儒家、道家和禪宗三家悅樂精神的核心。和諧原是言外有和諧就有悅樂。禮記樂記說：「樂者，樂也。」也就是這個意思。我想，天下之至樂，莫過於研究三家不同的悅樂方式，並將它們融為一體而合成一個大和諧。

儒家的悅樂

論語一開頭便洋溢着悅樂的氣氛，而讚出孔子人生哲學的全音程：

子曰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」

從這句話裏，我們可以體會到讀書的樂趣、友誼的樂趣及修養自己的人格而不求人知的樂趣。孔子曾經形容他自己說：「其為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。」這就是夫子內心悅樂的眞情流露。

孔門弟子中，孔子最喜愛顏回。他曾經讚美顏回說：「賢哉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，回也！」（雍也）這顯示孔子所最欣賞的是內得於心而非外取於物的悅樂境界。實際上孔子曾經自說其志說：「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！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（述而）

孟子乃是闡述孔子學說最有力的人物，從孟子的著作中，以窺見儒家悅樂精神的根源。孟子對於悅樂哲學最大的貢獻，我們可於他的人性本善的學說。因為人性是天生就善的，所以人之可貴在於內不在於外。人性是天所賦予的，裏頭就有仁義禮智的根苗。我們就有了至可寶貴的天爵。孟子說：「君子所性，仁義禮智根於心，其生色也；睟然見於面，盎於背，施於四體，四體不言而喻。」（盡心上）孟子又說：「萬物皆備於我矣！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！」（盡心上）人性固然是天賦予的，而宇宙也是天所創造的，二者既然是從同一個源頭發出來的，所以它們之間，非但沒有阻隔，而且是一氣貫通的。我們如能充分發展我們所稟的天賦，一定可以達到「天人合一」和「心物合一」的境界，也就可以事天了。我們看出也，孔子的人文主義，是具有形上和宗教基礎的。

儒家人文主義最美的地方，在於它既熱情而又豁達，在關心的事物，它沒有不關心的；而凡是人類所有正常的感覺與情慾，它也一概不予摒棄。儒家尋求人倫的和諧，當其抒諸詩歌，同情心的溫馨四溢，使人感到莫大的興奮。孔子最喜歡誦讀詩經，因為裏頭有上乘的愛情詩，例如「風雨」，就是一篇敍述夫婦久別重逢的歡欣愛情詩：

風雨凄凄，鷄鳴喈喈，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夷？

風雨瀟瀟，鷄鳴膠膠，既見君子，云胡不瘳？

風雨如晦，鷄鳴不已，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喜？

我覺得這首可愛的詩歌，不但描達了眞切的愛情，而且無意中以窺見儒家悅樂精神的根源。因為人性是天生就善的，所以人之可貴在於內不在於外。人性是天所賦予的，裏頭就有仁義禮智的根苗。我們就有了至可寶貴的天爵。孟子說：「君子所性，仁義禮智根於心，其生色也；睟然見於面，盎於背，施於四體，四體不言而喻。」（盡心上）孟子又說：「萬物皆備於我矣！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！」（盡心上）人性固然是天賦予的，而宇宙也是天所創造的，二者既然是從同一個源頭發出來的，所以它們之間，非但沒有阻隔，而且是一氣貫通的。我們如能充分發展我們所稟的天賦，一定可以達到「天人合一」和「心物合一」的境界，也就可以事天了。我們看出也，孔子的人文主義，是具有形上和宗教基礎的。

儒家人文主義最美的地方，在於它既熱情而又豁達，在關心的事物，它沒有不關心的；而凡是人類所有正常的感覺與情慾，它也一概不予摒棄。儒家尋求人倫的和諧，當其抒諸詩歌，同情心的溫馨四溢，使人感到莫大的興奮。孔子最喜歡誦讀詩經，因為裏頭有上乘的愛情詩，例如「風雨」，就是一篇敍述夫婦久別重逢的歡欣愛情詩：

風雨凄凄，鷄鳴喈喈，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夷？

風雨瀟瀟，鷄鳴膠膠，既見君子，云胡不瘳？

風雨如晦，鷄鳴不已，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喜？

我覺得這首可愛的詩歌，不但描達了眞切的愛情，而且無意中

儒家的悅樂

論語一開頭便洋溢着悅樂的氣氛，而讚出孔子人生哲學的全音程：

子曰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」

從這句話裏，我們可以體會到讀書的樂趣、友誼的樂趣及修養自己的人格而不求人知的樂趣。孔子曾經形容他自己說：「其為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。」這就是夫子內心悅樂的眞情流露。

孔門弟子中，孔子最喜愛顏回。他曾經讚美顏回說：「賢哉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，回也！」（雍也）這顯示孔子所最欣賞的是內得於心而非外取於物的悅樂境界。實際上孔子曾經自說其志說：「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！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（述而）

道家的悅樂

道家的視野，甚至比儒家來得遠闊。如果說儒家將人類看作一家，那麼道家就是把整個宇宙視為一體的和諧中。如果說儒家從人際關係的和諧中找到快樂，道家就是從人與大自然的和諧中找到快樂了。由於道家都是神秘主義者，因此很難介紹其微妙的見地。道家的特點，是瞭解「冥想都是耐人尋味的地方，是瞭解「冥想」的重要性。老子曾經把他自己形容得很有趣：

衆人皆有餘，而我獨若遺。衆人皆有以，而我獨頑似鄙。

我獨異於人，而貴食母。（老子第二十章）

這種幽默的心境，只有辛棄疾下面一首詩，最能描繪、表達它的神韻來：

老病那堪歲月侵，雲時光景值千金。

生不負溪山債，百藥難醫書史淫。

隨巧拙，任浮沉；人無同處面如心。

不妨薯事思前記，要寫行藏入笑林。

以下再引一詩，以見道家萬物一體之一端：

歲去換愁年，春來物色鮮。山花笑淥水，巖樹舞青烟。蜂蝶自云樂，禽魚更可憐。朋遊情未已，徹曉不能眠。

這是說明道家的詩，他雖然是釋家，其詩卻有道家的風味。其實，道與禪是互相啓發的。

談到道家在自然懷抱中找到樂趣，我必須指出他們對自然的觀念，遠非以自然主義者為對象。道家來說，自然的源頭，就是「天」與「道」。莊子說：「與人和者，謂之人樂；與天和者，謂之天樂。」（天道）樂的根源，乃能洞徹自然的秘奧。從莊子最後的一章，也許是他的一個學生所執筆的莊子：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傲倪於萬物。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。上與造物者遊，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。」

可是莊子如何超脫生死呢？他把生看作大夢，把死看作大醒。他說：「方其夢也，不知其夢也。夢之中，又占其夢焉，覺而後知其夢也。且有大覺，而後知此其大夢也。而愚者自以為覺，竊竊然知之。君乎牧乎，固哉！丘也與女皆夢也；予謂女夢，亦夢也。」（齊物論）

莊子並非是個作夢的人，毋寧說他比誰都清醒，因此他能夠從現實的人生中看出更深一層的眞實。說「人生如夢」和「人生似幻」是絕不相同的。在莊子看來，即使是夢，也有幾分眞實，只不過不像清醒時那麼眞切而已。可是我們較，清醒的人生也就變成大夢了。下面所引莊子做過一個有趣的夢的故事，是最好的說明：

「昔者莊周夢為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。自喻適志與，不知周也。俄而覺，則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夢蝴蝶與，蝴蝶之夢周也？周與蝴蝶，則必有分矣。此之謂物化。」

儒家的悅樂

論語一開頭便洋溢着悅樂的氣氛，而讚出孔子人生哲學的全音程：

子曰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」

從這句話裏，我們可以體會到讀書的樂趣、友誼的樂趣及修養自己的人格而不求人知的樂趣。孔子曾經形容他自己說：「其為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。」這就是夫子內心悅樂的眞情流露。

孔門弟子中，孔子最喜愛顏回。他曾經讚美顏回說：「賢哉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，回也！」（雍也）這顯示孔子所最欣賞的是內得於心而非外取於物的悅樂境界。實際上孔子曾經自說其志說：「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！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（述而）

儒家的悅樂

論語一開頭便洋溢着悅樂的氣氛，而讚出孔子人生哲學的全音程：

子曰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」

從這句話裏，我們可以體會到讀書的樂趣、友誼的樂趣及修養自己的人格而不求人知的樂趣。孔子曾經形容他自己說：「其為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。」這就是夫子內心悅樂的眞情流露。

孔門弟子中，孔子最喜愛顏回。他曾經讚美顏回說：「賢哉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，回也！」（雍也）這顯示孔子所最欣賞的是內得於心而非外取於物的悅樂境界。實際上孔子曾經自說其志說：「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！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（述而）

中央副刊
本刊載稿一律須先取得同意

一封回信

周質平

前幾天接到一封舊日同學的來信，她說：「如果今年還是申請不到獎學金，我決定退下心，請即將退休的老爸寄來一二千美元的養老金送我出國。幾年來，我總覺得有一股無形的壓力在逼著要我出去，現在既然父親也願意資助，大概明春就可以成行……。」字裏行間有著壓抑不住的喜悅。

讀完這封信，頗有些感慨，我雀躍看到了她那個教了一輩子書的父親，弓著背，雙手微顫的捧出了他幾十年來所有的積蓄，擲放在一個毫無勝算的賭局上。在他書老而枯瘦的臉上，我似乎可以從縐紋裏看到他複雜而耐人尋味的表情：其中有愛，有興奮，有割捨的痛苦，也有不盡的期望。

二十年雖然不是一個太大的數字，但對她父母而言，很可能是來日溫飽唯一的保證，把這筆錢用來供她出國，將是兩老一生之中最大的一次投資。想到這裏，我不禁為她感到有些憂慮：她那嬌小而瘦弱的身體能承得住這許多寄望和付託嗎？

在她的信上，除了她自己所謂「無形的壓力」，我實在看不出她應該放棄現在所有的一切，並帶走她父親所有的一切，並帶走她父親的養老金而遠渡重洋來滿足她所說的「看看外面世界」的慾望。

我自己的出國，是一件摒棄一切的決定。我的理由，她應該放棄現在所有的一切，並帶走她父親的養老金而遠渡重洋來滿足她所說的「看看外面世界」的慾望。

以她家的經濟能力來說，就未免有點太奢侈，甚至有點罪惡了。

我握著她的信，反覆讀了幾次，不知如何毀她的信，反覆讀了幾次，不知如何毀她的信，反覆讀了幾次，不知如何毀